

史
通
訓
故
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三

北平黃叔琳崑園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元和方懋祿定之同訂

表歷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
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家旁行斜上並效周譜
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歷容或
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

漢書八表惟
古今人物靡
落無當耳餘
表不可廢也
每錄史家不
盡作表使王

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
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
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
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
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
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
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
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
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

公世次閭執
事執名姓不
彰豈可以世
人之絀而不
視遂謂無用
乎此論之最
失者

逐狂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
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
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
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
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
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
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它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
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

居鵲巢。鳶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截。何斷而為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一作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為議郎出為六安丞著新論

前漢書注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詩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詩頌弁薦與女蘿施於松柏
南史徐廣傳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間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歸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北史崔鴻字彥鸞清河人鴻弱冠有著述志見晉魏諸史皆成一家無所指意乃以劉元海慕容皝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所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吳志韋昭作洞紀自庖羲至秦漢凡三卷
梁書陶弘景林陵人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永

明十年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著帝代
年歷

補注

史記十表漢書八表

書志第八

升片

天文志
五行志

藝文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杪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

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

已上
總序

天文志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
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
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
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
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
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
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

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
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
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
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
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拆晉相速禍星
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
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濛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
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
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

袁山崧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春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違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若火作則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

前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事梁人焦延壽延壽之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後漢書李郃字孟節南鄭人善河圖鳳星和帝時分遣使者徼服觀風二人到益部按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淮南子道應訓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子韋曰心宋之分野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于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儻民死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為君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熒惑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矣候之果徙三舍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以平吳功封廣武公初華舍及監省數有怪少子題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趙王倫謀廢賈后使司馬雅告華華距之遂被害世說頽川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季子持

伏後從長文尚小載着車中既至叔慈應門慈
明行酒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
東行異苑云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
賢人聚
晉陽秋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少
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譙國戴逵
名重于數人或憂之俄而敷死
晉書袁山松陽夏人喬之孫也歷吳郡太守少
有才名著後漢書

補注

沈約宋書志三十卷內天文志四卷蕭子顯南
齊志十一卷內天文志二卷魏收魏書志十卷
內天象四卷據此則約等未嘗不遵舊式也

藝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

錄精志所以
誌書之存亡
也如隋志易
注疏六十九

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
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
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
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
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
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
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
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
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

部計七十九
四部尚書三
十二部計七
四十一部此
藝文志所
有而今亡也
若併刪此志
則讀史者焉
知舊有是書
而今亡也

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
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
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
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
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
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
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
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
宋生得之矣

文獻通考周髀一卷天文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勾股為術故曰周髀

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至荀勗因中經分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古今子家及兵家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梁晉通中虞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奏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二曰記傳錄三曰子兵錄四曰文集錄五曰技術錄六曰佛錄七曰道錄

北史宋隱傳道興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成三十卷

五行志

天道不繫人
事不可以立
訓如歐陽子
司天考贊為
以乃圓通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關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遁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臬止京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

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螻螻，震食崩折，隕霜雨雹，大水無米，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襁，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畧諸？且史之記載，難以

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
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
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
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
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
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
札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水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伯
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逆當夫

昭代

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大

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

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

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

相去凡五世在五王志上卷中

楚嚴作霸荆國始

僭稱王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楚嚴稱王無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

歷文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

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堯後世歷嚴閔釐文

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

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

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

殺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拱生劉向以為殷

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

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

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

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亳

晉悼臨國

六卿專政以君事臣

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

單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年丁巳

朔日食非是六月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

春秋僖公三十

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

釐公不怡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求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

文公太子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即惡也

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

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

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驚著素

一作青

色負

蠶匪中國之虫

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蠶劉歆以為蠶負蠶也劉向以為非中國所

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

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蠶至按負蠶中

國所生不

獨出南越鸛鵒為夷狄之鳥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鸛鵒來巢劉向以為

夷狄之禽

按鸛鵒中國皆有

如斯詭妄不可殫論

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

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

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恠董京之說前後

相反

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

京房以為復楚嚴稱王燕地千里也

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嚴公七年夜中星隕

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為蜥生南越。劉歆以為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准的。

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以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精審也。

然則天道遼遠禪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
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
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鵠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
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
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一作
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

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淮南子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麒麟闕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

王予年拾遺記丹江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春秋左傳成公五年晉梁山崩召伯宗伯宗辟
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
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宋書武帝征盧循至左里將戰所執麾竿折
沉于水泉懼帝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
今茲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大敗之

晉書西涼張重華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等侵
寇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擊之師出振武夜
二梟鳴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克敵之兆

也進戰大破之

前漢書賈誼為長沙王侍有鵬飛入誼舍誼既

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祖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前漢書五行志：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壁與客曰：「為我遺鍋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鄭客奉壁，即二十八年，遇江所湛壁也。

前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柳樹斷，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虫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將膺大位之徵。

前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設祭祀，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以為丁傳用事，一曰：「丁傳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前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巔也。

宋書高祖以永初元年庚申受禪至順帝昇明三年已未禪于齊凡六十年

通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星孛于大辰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贊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已而四國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曰魯衛惡之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吳志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

後漢書單鳳字武宣山陽人初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鳳鳳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

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黃龍復見其冬魏受禪。

晉書董養字仲道太初始到洛下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為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言乎。尋有劉石之亂。

補注

春秋文公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十二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榼又春秋滕朝魯者凡五。邾朝魯者凡七。晉聘魯者凡十有一。楚聘魯者凡三。

雜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

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
焉夫圓首方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
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腑痾瘵所纏苟
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
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
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
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
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
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

刑法鉅典食
貨大經今直
比之相經方
言豈不謬乎
端本氏有云
一言以為不
知此之謂矣

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
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成事其目遂多
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
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
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
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
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口都邑志二曰氏族
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
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

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執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宮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

食貨本于洪範若必以方物爲首則伊尹四方獻令周書王會解並當入齊民書云不實遠物則述人格何事鋪陳方物以長侈心

郭延年云唐太宗以山東士人重閭閻陳必多取

華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菰醕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

賢人謂實始
由是諸士庶
章援等貴天
下諸深為氏
族志一百卷
則唐末書不
志氏族也特
未著于史耳
至宋歐陽潔
通志略獨詳
氏族郡邑豈
諸史通而興
起耶

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
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
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
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
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
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
湊其間高門貴一作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
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
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

符瑞釋老
宜州郡邑氏
族方物不必
增人形方言
之說凡屬僻
見矣

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秦之永藏秘室

西京雜記揚子雲以爾雅孔子門人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又張揖云昔在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

前漢書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前漢書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向卒向子奉
車都尉歆卒父業于是繼羣書奏為七畧有集

按歐陽諸序
云趙王無疆
為楚所滅其
諸侯子皆受
封於楚有封
于歐陽者
為歐陽亭侯
則亭侯之號
漢以前未有
矣

署六藝署諸子署詩賦署兵書署術數署方伎署

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為明
雌亭侯裴松之以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

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前漢書郊祀志武帝太初元年析梁殿災越巫
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
于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吳錄諸葛亮觀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頭
虎踞帝王之宅也

三輔舊事始皇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
庭中可受十萬人

前漢書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
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

且令後世無以加也

帝王世紀漢都長安東觀漢記光武中興都洛
陽晉書晉都洛陽東晉都建業魏書元魏據有
中原初都代孝文帝徙都洛陽北齊書高洋以

鄴為上都。晉陽為下都。唐書：高祖都長安，煬帝遷洛陽。子故周之王城。南對伊闕，即今東都城。春秋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

天休。

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

經。

前漢書：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于是天子令吳越人十餘輩出西南夷求之。」

前漢書：建元六年，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蒙聞蜀賈人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即臨牂牁江，足以行船。南粵蒙乃上書通夜郎道。

前漢書大宛有善馬。天子聞之，甘心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大宛不肯予漢。于是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往擊之。大宛恐，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前漢書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又太宛諸國發使隨漢使，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牛眩人獻于漢。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鄭子而學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晉而高祖孫伯鸞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役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史記注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主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

雜錄序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昭景屈原

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

業太興元年即位是為東晉

魏書孝文以平城高寒而洛陽為土中欲徙都

惡臣卜不從乃議大舉南伐齊至洛命營宅遂

定都通志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

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皆因

之沈約宋書符瑞志三卷

魏收魏書釋老志第二十

補注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帝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諸羣臣並命賦詩以宮成大赦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于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

之大啟宮室。主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米井曰崇光。

北史魏孝文帝紀太和十九年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魏書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穆亮等經始洛邑。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永明九年魏使蔣少游至。崔元祖曰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故圖畫而歸。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隨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

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成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麟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文獻通考洛陽伽藍記元魏平街之撰陳氏曰街之以爾朱之亂城郭卽墟追述斯記後漢書趙岐字邠卿長陵人歷官太常著三輔決錄

晉書擊虞字仲治長安人歷官太常卿以漢末喪亂譜傳多失乃撰族姓昭穆記十卷

晉書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歷官御史中丞著陽羨土風記

南史陸澄字彥深吳郡人隆昌中歷官散騎常侍衆百六十家之說編而為部謂之地里書後

任昉又增澄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隋書經籍志宋南徐州記二卷山譙之撰百家

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儒撰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通考水經四十卷漢

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唐書柳中傳末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

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石曰方司格

補注

唐書藝文志馬溫郭都故事一卷注云肅代時人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三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四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新建李泓澂思同訂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

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歸論焉。夫論者。所以辨疑惑。釋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卽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濶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

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
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
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
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
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
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
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
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

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

謂不當有重
出事間有述
者則補傳之
遺如所引項
張紀傳可為
法已或無別
事可述則補
其尤者施以

評陽如所引
班書為善

班書實可已

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與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暇於此然固之摠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

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

蕭子顯
李百藥

大唐新

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北史劉昫字延明京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延明以三史文頗著畧記百三十篇

晉書皇甫謐號玄晏先生寫洪範抱朴子南史臧榮緒東莞莒人齊高帝為揚州刺史徵為主簿不就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歷官衛陽太守著魏晉陽秋四十七卷

宋書謝靈運陽夏人襲封康樂公入宋拜秘書監著晉書三十六卷

陳書徐陵字孝穆東海鄭人歷官侍中氣局深遠為一代文宗

周書庾信字子山新野人梁元帝除為中丞入周歷開府儀同三司

前漢書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洗沐歸取親中帟廁踰身自浣灑

前漢書楊王孫孝武時人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返吾真死則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

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初侯以書諫之不能

前漢書賈誼贊賈生欲改定制以漢為上德

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以係

單于其術固以疎矣

後漢書隗囂字季孟成紀人開王莽敗乃起兵

公孫述以囂為寧朔王為漢所困病歿論云若

囂命會符運故非天力雖坐論而伯豈多嘆乎

三國志諸葛傳評諸葛亮可謂識治之良才管

蕭之亞匹

魏書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歷官大都督以

驍橫為莊帝所誅贊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

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乎

補注

唐書藝文志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又錄一

卷

梁書蕭子恪傳蕭子顯字景陽子恪弟也仕至
侍中吏部尚書撰南齊書六十卷唐書李百藥

傳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仕至左庶
子宗正卿致仕撰北齊書行於時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
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
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
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
與誥誓相叅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
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入毛義養親
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
簡質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

曄始革其流遺弃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耻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如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列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江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以下遽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驚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

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鷄之晨竊惟錄皇后者
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
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
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
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畧矣

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
以供母饘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
夫

前漢書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放
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為客難已用位卑以自
慰喻

後漢書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咸東方
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秦范蔡之時作賓戲以

自通

前漢書揚雄以時方丁傳董賢用事諸附之者
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人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前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景帝時為弘農都尉
著七發文心雕龍七發者七竅所發發于嗜欲
始邪歸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張衡著七辨
南史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位國子博士
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孝武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廟號烈宗
齊書高慎字仲密渤海蓆人歷位大將軍
齊書斛律光字明月勃勒部人金之子也仕齊
歷官左丞相為祖珽等誅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請各
畫地為蛇先成者飲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之曰
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
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補注

晉書劉粲傳粲長沙人著元明紀十篇行於世
後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序全錄華嶠之詞故云
范依叔駿郭延年改作政駿似指劉向父子者
殊謬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其次有春秋尚書禱杙志乘自漢以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畧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擢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記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

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呂陸二氏

陸呂不章賈

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畧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

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叙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者。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

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
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
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
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
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
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
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
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
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

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睿、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寶、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以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

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孔安國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

周書劉瑤字寶義沛人初為宜豐侯蕭修主簿入周歷官黃門侍郎著梁典三十卷未及刊定而卒子祥勣成一家行於世

陳書姚察吳興人陳永定中歷官吏部尚書入隋著梁畧

後漢書王莽時南方饑饉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爭訟眾共推為渠帥于是亡命馬武等共往從之收解鄉聚蕪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疾疫起乃散去王成等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馬武及其黨朱鮪張卬等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亦聚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晉書元帝諱廙瑯琊王勳之子愍帝崩即位建康廟號中宗

宋書劉裕字德興彭城人受晉禪廟號高祖

晉書張寔字安遜執之子執卒涼州人推寔攝

位進涼州牧封西平公

晉書李嵩字玄感成紀人隆安中衆推為涼公

卒國人謚曰武昭王

後漢書張步字文公琅琊人漢兵起亦衆衆自

號五威將軍降世祖封安丘侯後復逃欲入海

被誅

蜀志劉璋字季玉焉之子襲焉位為蜀益州牧

寬柔無威昭烈襲之遷璋于公安

補注

通考晁氏曰古三墳一卷張天覺言得之於北

陽民家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

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通考曰八索易也蓋象象文言之類也勾微曰

坤三索於乾而得男乾三索於坤而得女遂成

八卦八八相索廣生六十四卦

郭延年曰九邱馬融謂九州之數賈逵說九州亡國之戒張平子說周禮之九刑古人解釋其異如此當以九州為是

唐書藝文志魚豢魏畧五十卷

魏志董二袁列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召卓詣京師進敗卓為相國尚廢主威震天下後王允士孫瑞與呂布謀誅之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為渤海太守起兵討卓後與太祖相持於官渡軍敗發病死袁術字公路結之從弟用河內張嬭之符命遂僭號後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依袁譚發病道死晉書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其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為載記三十卷附其後

後漢書隗囂起兵應漢更始以為御史大夫更始敗鄧禹承制命為西州大將軍後稱臣於公孫述述以為寧朔王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正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

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
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
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
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
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
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
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
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至進鳩行弑燃臍
就戮摠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

操兵以誅卓
為名安得謂
太師之斃不
當刊於魏書
滅洪怨操特
深附遺策殺
操父何謂與
可及焉

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
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滅洪
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
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
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
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
沛其詳取驗於秦記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
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
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

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
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
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
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
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
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
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
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
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

也。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鯢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

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春秋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魏志劉表字景升高平人歷官荊州牧魏武與表紹相持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

不佐魏武建安十三年魏武征表未至表病死

魏志呂布字奉先九原人封溫侯建安三年魏

武困布于下邳獲布殺之

後漢書董卓將兵入京廢少帝為弘農王還何

太后于永安宮遂以弑崩聞東方兵起卓乃鳩

殺弘農王徙都長安後為王允等所誅尸于市

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燃火置

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史記趙高者諸趙遠屬也高昆弟數人皆生隱

宮秦王聞高強力通于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

後為子嬰所誅

魏志臧洪字子源廣陵人初為張超功曹袁紹

以洪領青州刺史魏武破張超于雍邱洪向紹

請兵不聽由是怨之與紹絕紹執而殺之

魏志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任徐州刺史曹操父

嵩避難琅邪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

襲殺之興平中操擊謙欲走丹陽會病死

魏志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靈帝時拜降

虜校尉後為秦紹所敗自焚死

史記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灊

上使人約降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

子嬰符降軹道旁

吳志孫策字伯符魏武表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晉書載記前秦苻洪臨渭氏也後秦姚弋仲

弋仲弋也宋書有索虜傳謂托跋魏也

魏書世祖太武皇帝托跋燾改元太平真君

晉書元帝崩明帝嗣位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

子載記前趙劉元海後趙石勒涼張軌蜀李特

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張

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寡能得犬戎之

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帝有畜狗曰槃瓠銜

人頭造閣下診之則吳將軍也帝不得已以女

配之槃瓠得女負入南山生六男六女其後滋

蔓號曰蠻夷

魏志高句麗者出于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欲殺之朱蒙避難道遇大水得魚鮓成橋以濟遂至統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魏書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莽洛韓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若洛廐為二部馬閭相傷廐怒渾曰聞在于馬乃怒及人耶垂別甚易去汝萬里遂擁馬西行西附陰山

文選陸機文賦苟傷廐而怒義亦雖安而必捐

補注

後漢書劉虞傳虞字伯安東海剡人靈帝時為幽州牧建安三年韓馥袁紹等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而虞宗室長者欲立之乃遣張岐等上尊號虞厲色叱之後為公孫瓚所害按劉虞傳在後漢書不在魏志子元誤列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
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
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
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
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
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筮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
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筮所記全為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

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

一作親

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

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啟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宗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

子才不欲抑
先主於二牧
之後乃欲伸
史始於光武
之前考其義
類實為矛盾
況光武既立
史始尚存兄
亡弟及之論
不惟于義無
稽然亦方事
多訛矣

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
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
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
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
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
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
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啻夫東觀秉筆容或
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兔爭捷
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為我駭除是以史傳所分真

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
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
以繼馬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
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
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
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
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
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
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

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為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

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誦將荀彧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立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畧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前漢書霍中儒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光歷大將軍封博陸侯去病封冠軍侯
前漢書孝宣王皇后奉光女召入宮稍進為婕妤宣帝以許太子早失母乃立婕妤為后封父奉光為邛成侯太子立為元帝元帝后成帝母亦王氏故號太后為邛成太后事具外戚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生成帝邛成太后之婦也自有傳

前漢書劉交以高祖六年封為楚王諡元元王

子富封休侯。楚王戊反，富失侯。後開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富子辟疆辟疆子德，德子向，向子歆。

帝王世紀：報王名延，雖居天子之位，與家人無異。負債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債臺。

前漢書：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子嬰，年二歲。太保舜等請莽稱攝，以重其權。太后許之。明年，改元曰居攝。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地皇四年，平林人陳牧等與光武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等，號聖公。為更始將軍。二月，立為天子。建元更始。

以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立三年，為赤眉所殺。後漢書：建武元年，諸將上尊號，命有司設壇場于鄴南六月己未，光武即皇帝位，改鄴為高邑。

是年十二月，亦眉殺更始。春秋左傳：文公二年八月，有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

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武不先不韋。宋祖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注：僖嘗為閔臣，今居
上，故曰逆祀。
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王莽時為漢江
卒正，居臨邛，更始兵起，自立為蜀王，後為吳漢
等所滅。

蜀志：劉焉，字君郎，涪陵人。侍中董扶謂焉曰：京
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并梁，皆殺刺史。
焉謀得為監軍，領益州牧焉卒，子璋襲位，為昭
烈所襲。

春秋起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
公襄公昭公定公終哀公。

史記：胡亥，始皇之少子也。始皇崩，趙高矯詔立
之為閔樂所弑。子嬰立，子嬰二世之兄子也。立

四十六日而降于沛公。

前漢書：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即
位二十七日，行淫亂，乃廢之。

南齊書：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

長子也。武帝崩，以皇太孫即位。降昌中，為西昌侯。蕭鸞所廢，封為鬱林王。

南齊書：廢帝東昏侯。薛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位，改元永元。蕭衍等廢之，封為東昏侯。立

和帝，改永元三年為中興。

北史：煬帝大業十三年，唐公入京師，進尊帝為

太上皇。立代王侑為皇帝，改元義寧。

前漢書：公孫弘傳贊：漢興六十餘載，羣士嚮慕

異人，並出。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孝宣招

選茂異，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書：韋玄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

為丞相。永光四年，與御史大夫鄭弘等定宗廟

迭毀之議。

前漢書：第六十四卷，匈奴。至六十六卷，西域。第

六十七卷，外戚。史記：第三卷，老莊申韓。

魏志：荀彧、荀攸、賈詡、傅第十。或：字文若，潁川潁

陰人。歷官尚書令，以魏武九錫事異議，以憂薨。

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敗，詡勸李傕、郭

西攻長安。後歸魏。歷官太尉。

補注

史記張晏注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新歡傳。歆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淺。非遷本意也。

漢書第二十五卷。霍去病傳第三十八卷。霍光傳。

史記漢元年。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綬。降軹道旁。

蜀志第一卷。劉二牧傳。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一本有云
云二字

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

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脩春秋吳
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
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
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
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
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

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
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
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
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
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
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
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
公吳大帝可比楚莊。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
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

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
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
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
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
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
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
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
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
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

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

二朝梁簡文兄弟

兼言孝元帝也

齊武成昆季

兼又宣孝昭也

斯

或承家之辟玉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為幸已

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

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濫之源

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

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

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

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

氏起於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
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
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
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
而作本無定准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
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
和之相楚弑有郢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
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圍綺
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

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音第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

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
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
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
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
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
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也而
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止曰隗王得士習
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

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
正統其編敘事皆謂蜀

先主為昭烈帝。至於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

論中語。則呼為立德。

夫以淫亂之臣。忽一作

隱其諱。

淫謂董卓。亂謂魏竇。

正朔之

后。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

班固哀紀

贊曰。婉嬖董公。惟亮天功。魏竇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魏王得士。用舍之道。其例

無恒。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況中

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七年。秦昭王自立為西帝。齊湣王立為東帝。已而復為王。

春秋提要。五霸。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魏志曹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曹丕謚文皇帝。廟號高祖。曹叡謚明皇帝。廟號烈祖。

晉書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在位二年崩。無廟號。穆帝諱昞。字彭祖。康帝子也。年十九崩。廟號孝宗。

宋書明帝劉彧。字景休。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廟號太宗。

齊書蕭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廢海陵而自立。廟號高宗。

梁書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薨。立為太子。嗣位之後。侯景制命。期年遇弒。廟號太武。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侯景反。遣王僧辯討誅之。即位於江陵。西魏見伐。兵敗。出降。為梁王。營所害。廟號世祖。

北齊書文宣帝高洋。敬第二子。受魏禪。立四年崩。廟號顯祖。孝昭帝高演。神武第六子。文宣之母弟也。立二年崩。無廟號。武成帝高湛。神武第

九子也。立四年。禪於太子緯。廟號世祖。

史記公叔祖類卒子公宣父卒後追尊曰太王古公卒季歷立後追尊曰王季

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相國武帝受禪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子師字子元追尊景皇帝

廟號世宗昭字子上景帝母弟也追尊文皇帝

廟號太祖

後漢書張衡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

名字應之章懷太子注云當塗高者魏也

後漢書袁紹檄州郡文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

鵬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丐攜養因賊

假位

魏書太祖道武帝諱珽以天興元年即帝位

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至昭成帝什翼犍凡

二十七君

史記厲王出居于嚴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

境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圍至入問王疾

縊而殺之葬于邾謂之邾教楚人謂未成君者為教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為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仕罷病且死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秦滅乃自立為南越武王

史記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後從高祖定天下

封淮南王

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着黃巾同日反叛後漢書天崇等衆既寢威聞王莽遣太師王匡等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

前漢書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史通劄記補卷四

三

專寵乃集其門號書為萬石君。

沈約宋書二凶傳太子劭與始興王濬弑文帝事也。又索虜傳索頭虜者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謂元魏事。

魏書出帝薛修廣平王懷之第三子廢帝請遜大位高歡乃迎脩立之。後西奔為西魏。又脩晉司馬徽傳烏夷桓玄傳烏夷劉裕傳。

前漢書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官涉讓還財給後以墳墓儉約乃大起冢舍重門初京兆尹曹氏墓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尹涉墓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史記周穆王諱滿後漢書明帝諱莊。

晉書阮籍字嗣宗尉氏人拜東平相籍開步兵所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晉書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為彭澤令到官八十餘日解綬去職。

前漢書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為郎哀帝悅其儀
貌拜為黃門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叙傳後云婉
嬖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棟撓實凶
後漢書隗囂公孫述賢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
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補注

史記項羽本紀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
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
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
行人誰知之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

文子曰鄉人謂王未治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
考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之乎出其璞視
之乃鼠璞也

竹書紀年慎靚王三年今王元年隱王十六年
今王終二十年按今王謂魏惠成王子襄王也
漢書古今人物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
和名汲冢紀年厲王一年奔彘十三年共伯

和攝行太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歸國莊子呂氏春秋所說皆同而史記之言無據顏亭林左傳杜解補正內辨之

史記留侯傳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四終